

天下归元作品
天定风华系列
003

TIANYI
GUIGYUAN
WORKS

天下归元 著

别离只是为了再相逢。
她前行的路上，四面一直开满思念的蔓草，
为她的成功欢舞，
再在相思的啼嘘中低伏。

TIANDING
FENGHUA
Ⅲ笑忘归

天定风华

2

幽默大气
华丽来袭

2011年全国女性文学
最佳新人奖

华语文坛最大气
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天定风华』第三部
渴盼已久的王者之争，
步步惊心的情仇对决！

命运如巨轮，卷啼笑男女，
翻覆磨折……平定乱世后，
她能否终结命中情劫，
执手天定良缘？

独家精彩番外、四格漫画、
伊吹五月手绘海报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限时8折 发运至10086
多端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TIANDING
FENGHUA
三笑忘归
【上】
天下归元 著

天定风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定风华. 3, 笑忘归 / 天下归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99-6345-7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3553号

书 名 天定风华Ⅲ笑忘归(上、下)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史静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3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45-7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春梦	1	第十六章	阴险纳兰述	140
第二章	两地书	9	第十七章	伟大的兔子	149
第三章	天下唯一	18	第十八章	烈焰红唇	158
第四章	美人恩	27	第十九章	妙礼	168
第五章	狂奔的小鸟	42	第二十章	回归	179
第六章	谁予簪花	53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皇陵	189
第七章	惊世三宝	62	第二十二章	风云际会	199
第八章	倾国之礼	71	第二十三章	惊心	207
第九章	为君挽衣	80	第二十四章	恩怨	217
第十章	降猫十八掌	92	第二十五章	求婚	227
第十一章	痛殴陛下	100	第二十六章	以身相代	237
第十二章	共浴	108	第二十七章	真相	244
第十三章	悍马敢死队	118	第二十八章	生死相携	261
第十四章	独孤求败	125	第二十九章	炸陵	269
第十五章	缱绻之思	135	第三十章	疯狂追寻	276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第三十一章	腾飞
第三十二章	神兵天降
第三十三章	天外归客
第三十四章	重逢
第三十五章	回家
第三十六章	情爱如刀
第三十七章	祸国妖姬
第三十八章	贼夫妻
第三十九章	清洗
第四十章	老友信来
第四十一章	同游

285
297
304
314
319
326
336
343
348
360
369

第四十二章	严相逼
第四十三章	亲自操刀
第四十四章	复仇之始
第四十五章	天下之谋
第四十六章	豹纹之惑
第四十七章	入局
第四十八章	渔网装
第四十九章	情海生波
第五十章	大结局
番外一	求婚记
番外二	四格漫画

378
386
395
404
438
447
453
466
506
556
567



第一章 春梦

草原到了冬季，都难免有些萧条，羯胡草原的冬季也是如此。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尽是灰黄的草尖，地上啃剩的草茬子旁，都是迁徙的牛马群脚印。

这里是羯胡那蒙草原北界，再有一天的路程便可通过羯胡地界，进入云雷高原。

远处地平线上，走来三个身影，步子不算快，带点优游的味道，和草原牧民们急匆匆的步伐很不相同。

左边是一只巨大的白狗，懒洋洋的步子，懒洋洋的表情，斜着的眼睛里全是不满；右边是个看上去很老实的圆脸姑娘，虽然穿的衣裳不错，但全身都透着一股“我是丫鬟”的味道；中间是名黑衣少女，脸很黑，一双眼睛却精光闪烁，亮得令人不敢逼视。

不用说，这是幺鸡、红砚和君珂的两人一狗组。

君珂在纳兰述继位那日跑路时，先趁乱回了自己宫中，询了红砚意见后，将红砚一起带走了。她带走红砚也是为了安纳兰述的心，让他不致怀疑自己是被绑架。

纳兰述不在，以她的武功，出宫那是轻而易举。出来的路上，她又在城郊召唤了幺鸡。因为幺鸡的狼军不适宜进城，所以它一直住在城外大营。此刻听到君珂的召唤，神兽狼领大人第一时间便蹿了出来。

君珂因为忙碌，和它也很久不见了，所以第一眼看见幺鸡时，吓了一跳——一个月内，幺鸡又胖了，跑起来跟发生雪崩似的。

幺鸡同志对君珂大发牢骚，大肆抨击军营条件不好，士兵们呼噜太响脚太臭，活动范围太窄，精神娱乐不足，并严肃表达了狼军对现状的不满。因为羯胡狼不适应尧国水土，很多狼生了病——思乡病。

君珂觉得，战争期间带着狼军是很杀敌人威风的，但豢养群狼并不现实，光肉食就供不起，放归山林又为害百姓。纳兰述刚当皇帝穷得很，她还是替他把这问题解决了算了。

于是她把幺鸡拐走了。狼们立即撤光，临走时欢乐地嚎了一宿，惊得附近军营的士兵都没睡好，第二天战战兢兢送肉到狼军的专属山头时，却发现狼去山空，唯留一地狼屎。

君珂没让狼们同行，那动静太大了。幺鸡无比心痛地令群狼就地解散，回归羯

胡，并申明回归路程中，群狼找不到食物时可以抢，但不可以吃人。狼军的脖子上都有一个标记，在狼军失踪后，尧国朝廷立即传令全国，但凡发现脖子上有狼军标记的狼，无生死威胁时，一律不得打杀，并尽量予以供奉，以确保这群有功之狼能顺利回归家乡。

么鸡失了小弟，顿觉威风大减。君珂抱着它的脖子好一阵蹂躏，表示就是往高原去，也会经过羯胡，到时候不仅狼多，说不定还有熊啊豹子啥的，通通收来给它做小弟，么鸡这才没有更年期提前发作。

两人一狗行出尧国地界时，距离出宫之日已有半月。

“主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涂黑脸？”红砚第一万次唠叨，“多漂亮的皮肤啊，看着都让人心里舒服，非搞成这死样子……”

“我凭什么拿我的皮肤养你的眼？”君珂边说边摸摸脸，只觉触手细腻，手指放上去就滑下来。这皮肤的变化，她是在出宫第二日去溪边洗脸时才发现的，当时她惊呆了好半天，险些以为自己又穿越了。明明还是那个人，但因为肤质的变化，忽然便美上一倍，美到她自己都不忍多看，怕迷上这张脸。

“到底用了什么美颜圣品？”红砚掰着手指，“拿出来卖一定很值钱。”

君珂叹气，看了精明的丫鬟一眼，“你问我，我问谁？”其实好的何止是皮肤，自穿越以来，她受伤不少，可现在伤疤一个都不见，她整个人当真成了毫无瑕疵的玉。

她突然心中一动，守宫砂也是体表的斑痕，会不会在这奇变中，也被洗去了？

因着这个想法，也因着后来对自己身体的探查，她渐渐对那个“失贞”的可怕认定看淡了些，只是心中依旧纠结：据说有人破处不痛？据说有人破处不流血？当时我晕了多久？当时我身体麻到什么程度？我醒来时觉得身体发麻，那到底是什么反应？

君珂越想越觉得脑子发昏，她知道破处的常识，却实在记不清当时的情形。火薇锦里那种染料的迷幻效力实在厉害，君珂能抗毒，却不能抗拒那种迷幻，导致中途药那段时期的记忆被搅乱，越想反而越是一片空白。

路上借宿时，她也悄悄问过一些有经验的妇人，得出的结论却五花八门，只让她更糊涂。不过有一点她确定，就是自己肯定给步妍摸过。仅仅是这个认定就够她崩溃一阵子了。在离宫初期，她近乎神经质地洗澡，一天洗七次，后来红砚怕她洗出毛病来，拼死拦住了。君珂洗澡的毛病虽被遏制，却自此留下了洁癖。

君珂叹了口气，觉得摸过脸的手又脏了，遂找水沟，去洗手。

红砚也叹息着跟来，嘟囔道：“真不明白主子你好好的皇后不当，干吗跑……”

君珂撩水的手停了停。为什么跑？当时她无法去大殿参加登基典礼，本可以另找理由推托，就算强硬地留下来也不是不可以，然而她的第一直觉，还是离开。

或者，离开的念头，早就开始闪现，从她初遇步皓莹想纳兰述为王夫开始，从天语那群老顽固无法接受她当皇后开始，从她被逼当众点守宫砂开始，从她看见前朝皇帝那堆妃子开始，从进驻京城后，满朝文武不停为纳兰述推荐自家女儿开始。

做皇后，却不是做纳兰述的妻子。她为了纳兰述帝位稳固，去做这个皇后，然后面对的将是深宫寂寂，将是烦琐到可怕的皇族规矩，将是不停看见有人给他塞女人，将是和一堆女人争风吃醋，在争斗中消磨掉自己整个青春和完整的人格。

她来自现代，她过够了小白鼠般的禁闭生活，她向往自由，她才十八岁，她还没有面对这漫长而又可怕的下半生的勇气。

若不是爱，不足以支撑自己面对这样的生活，但她怕自己的爱，会在这样的生活中，被消磨殆尽，所以她放手，给彼此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短期内，初登帝位的纳兰述必不会打响复仇之战。他要休养生息，稳固政权，恢复饱受内乱摧残的尧国国力。等他彻底将皇权掌握在手，无须做任何妥协时，也许一切都将不同。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后宫还是会被塞满……

君珂黯然笑笑，那也没什么，她只会更清楚地明白什么叫现实。

她眼前水波晃动，恍惚映出一个面孔：长眉掠飞，眸光明灿，唇角一抹笑意温存。君珂怔怔凝视，手指忍不住触过去，“纳兰……”

水波晃动，人影破碎。君珂的手停在水面。冬日晚间的河水，冰凉。

……

当晚，她们随意找了户牧民家借宿。草原人淳朴好客，热情地将她们迎进去，连来历都不问，倒是看见幺鸡后，人人都眼睛一亮。

“好雄壮的狗！”

“有些像传说中的神兽狼领大人呢！”

幺鸡眉开眼笑，努力翘起尾巴，随后就被君珂悄悄踹了一脚，只好垂眉耷拉着眼皮，将尾巴夹在腋下。低调，哥要低调。

“少胡说，什么神兽狼领大人，狼领大人据说身高八尺，站起来有两人高，眼睛像铜铃，浑身长蓝毛，威风得很！哪像这条狗，一身白毛，还胖得要命，猪都比它剽悍！”

红砚开始咳嗽。君珂吸吸鼻子，仰头望天，脚尖紧紧绊住某狗的腿。幺鸡同志的爪子狠狠刨进地里……哥要减肥，减肥！

……

君珂借宿的部落，是草原近百个小部落之一。近年来，图力一直在悄悄吞并草原小部落，王庭发觉图力势力壮大后，开始加强对麾下小部落的控制，索要更多马匹和士兵。小部落们经不起两大势力的倾轧，纷纷让出水草肥美的草场，迁移到贫瘠地带。

君珂听说后不禁怔然，心想：如果这些热情的牧民，知道害他们颠沛流离的罪魁祸首就是自己，会不会扑过来撕了自己？搅乱草原，是当初她和纳兰述定的计策，并为此不惜扶持图力和王庭作对，从今天的情形来看，效果确实不错，不过……

帐篷外，么鸡叼着块羊肋骨四处逃窜。几只母牧羊犬都看中么鸡“膀大腰圆，雄犬气息浓郁，有狼一般的气质，可以牵出去伪装高贵品种，虽略嫌肥胖，但其身形剽悍的前景可以预见”而频频向它示爱，并为此大打出手，么鸡对这些满身羊臊气的“美人”敬谢不敏，最后一头扎进了地里，露半截屁股在外，被一群“美人”拼命嗅啊嗅……

君珂懒得解救么鸡，她觉得它乐在其中得很，要不然，它嚎一嗓子这些母狗便得昏倒，哪能对它围追堵截？这货分明是在“欲擒故纵，卖弄风骚”。

族中分给君珂和红砚一顶小帐篷，并再三嘱咐她们，夜间如有骚动，千万不要出去，也不要发出响动。君珂问是怎么回事，牧民苦笑道：“王庭和图力王子忙着争夺草场，没空来打我们，但时不时会派小队骚扰。那些人来去如风，夺了牛马财物便走，吃饭时来一趟，睡醒时来一回，存心要把我们扰到无法生活……”

君珂目瞪口呆，心道：图力王子莫非也是穿越人，不然怎能把现代拆迁办的“冷骚扰”政策运用得如此纯熟？

当晚君珂躺下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

梦里，纳兰述款款而来，胳膊弯里挽着个美人。美人穿着现代吊带裙，雪白的肩和胳膊露着，鲜红的守宫砂亮得晃眼。

梦里的君珂立即被那点胭脂红刺激得怒气勃发。正当此刻，她忽然感觉到地震。地面轰隆隆裂出一条缝，将纳兰述和那美人隔开。

那美人哀哀向纳兰述求救，纳兰述伸手要去拉。

君珂忽然大步上前，先推开纳兰述的手，再一把拉住那美人，往外一抡……

“啊！”一声惊叫。君珂霍然睁眼，发现帐门不知何时已被掀开，从掀开的帐门往外看去，只见一个偌大的身影正向后倒飞，而身边的红砚正用一种惊悚的目光盯着她。

“咋了？”君姑娘傻傻地问。

“刚才有人骑马直冲咱们帐篷而来，掀开帐门就要进，然后……”红砚崇拜地

看着君珂，“主子你眼睛还闭着，就一把抓住了那人手腕，手一甩，就把他给扔了出去！”

君珂吸吸鼻子，敢情刚才梦里的地震是马蹄震动地面，裂缝是帐门被掀开，而闯帐的那个草原士兵，不幸成了她梦里的美人……

“睡吧。”她懒洋洋地躺了下去，“刚才那梦我还没做完。”

她一合眼又睡着了。渐渐一片金光耀眼，巍巍高殿，袅袅沉香，明黄宝座前，龙袍金冠的纳兰述有点僵硬地转过身来，接住了一只雪白的手，一截明红绣金鸾的衣袖昭示了手主人皇后的身份，纳兰述牵着她向上走，一级一级阶梯。

她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那手的主人，但她的视角好像移动的摄像机，始终维持着最初的角度，只能看见纳兰述和那一截手腕。忽然，视角似乎有了变化，顺着那手臂向上延伸，突然手臂上的衣袖没了，还是雪白的胳膊，向上，向上……

君珂在梦中睁大眼睛，心怦怦跳了起来，有没有守宫砂，有没有，有没有……

忽然又是一场地震，轰隆隆地面歪斜，镜头一斜，那胳膊滑了出去，梦中正等得发急的君珂噌一下跳起来，一个巴掌就扇了出去，“玩我啊！”

“啊！”又一声惨叫，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被拍飞了出去，撞在地上发出砰一声闷响。君珂睁开眼睛。对面的红砚张嘴瞪眼，双手摊开，摆出个天女散花的造型。

“咋了？”

红砚傻傻冲外面一指。君珂探头一看，外头坑里，一个大汉正痛苦地辗转呻吟。

“他刚才带人闯了进来，然后你也是睡得好好的就忽然跳起来了，一个巴掌就扇了出去，直接把他的脸拍扁了……”红砚露出痛不欲生的表情。看君珂打人不可怕，但半夜三更的，老看她在熟睡状态这样恐怖地打人，就太考验承受力了……

“哦。”君珂发呆半晌，叹了口气，又倒下去，“睡吧。刚才那梦，我又没做完。”

红砚也赶紧躺下，心道梦没做完有什么打紧，主子干吗咬牙切齿的？

君珂闭上眼睛。一片朦胧，玉帐金钩，龙床凤榻，红烛高烧，沉香迷离。两个人的背影出现在视野里，都是一身明红，正款款相扶地走向床榻。

君珂的脸红了。即使在梦中，她也认出那两个人一个是纳兰述，另一个是她自己……不过为啥穿那么暴露？居然是红纱！透明的！红纱！那两人挤挤挨挨，黏黏腻腻，一步一绊，上床……他的手揽着她的腰，她的头靠在他肩上，隐约间呢喃低语，轻笑荡漾……

不知羞！不知羞！梦里的君珂叽叽咕咕地骂着那对“奸夫淫妇”。

“小珂，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让为夫好好伺候你……”纳兰述开始动手

动脚。着透明红纱的那个君珂一点气节都没有，春水般软在纳兰述怀里。纳兰述轻笑，将她横抱而起。她嘤咛一声，把脸埋进他的胸膛，手指悄悄解开他的衣领，指尖爬了进去……

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旁观的君珂尖叫，眼睛一眨不眨。哎，衣领再拉开点……

两人喘息愈烈，浑身湿热。纳兰述抱着君珂大步上前，一把掀开龙床上的帐幕……两个只穿轻纱的美女，一左一右跪在龙床上，刺啦一声撕开衣襟，露出饱满的胸，上面居然好多守宫砂，桃花一般刺了君珂满眼。美人们莺声燕语，“娘娘，我们是压床妃子，来伺候您和陛下。”

君珂一蹦而起，对着纳兰述的下身就踢了上去。

“啊！”当晚第三声惨叫惊破夜空。所有躲在帐篷里不敢出来的部落族民都瑟瑟发抖，以为本部落有人遭遇了惨不可言的折磨……

惨叫方起，君珂呼一下坐直，满头大汗，目光凌厉地一扫。

红砚缩在角落颤抖，“主……主……主子……”

“咋了？”君珂定定神，瞥一眼外头，没人嘛。

红砚颤抖地指指地上，君珂这才看见帐篷不知何时裂开一条大缝。星光泻落，照着她面前的两个男人：俩人都捂着下身，痛得五官扭曲，叫都叫不出来。

“咦，怎么两个？”君珂诧异地喃喃。

“他们不敢从帐门走，想悄悄划开帐篷进来……突然您跳起来，一脚就踢上了第一个。第一个痛得屁股一撅，正好顶上了第二个……”

君珂想了想，敢情梦里那刺啦一声就是他们割裂帐篷的声响？敢情梦里的两个半裸美妃就是这俩满脸络腮胡子的草原士兵？这世界真玄幻啊……

接连被打断三次的君珂没心情审问人犯，一脚一个地把人踢了出去。有种再来，姑娘我今晚不做梦了！再做下去，明早就要偷偷起来洗内裤了……

君珂躺下了，世界安静了。春梦没再来，连同那些不知是谁属下的倒霉草原士兵，经过三次莫名其妙的打击后，也没有再来。托君珂的福，小部落度过了安宁的下半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君珂眼圈是发黑的，眼珠是发红的，精神是萎靡的，表情是有杀气的；在外头招蜂引蝶一夜的幺鸡，白毛是发黑的，眼珠是发蓝的，身上是有羊臊气的，一群母狗是让它吃不消的；部落的族民们，表情则有点困惑。

昨晚，上半夜热闹得超乎寻常，下半夜安静得超乎寻常。听上半夜的声音，该是君珂的帐篷出事了，众人被打怕了，躲着不敢出来，都在哀悼那两个汉人女子倒霉，借宿一夜就撞上了。今早起来，众人怀着惋惜愧疚的心情去收尸，结果看见了

完好无缺的二人组。

“姑娘，你们昨晚……”有人试探地问。

“昨晚怎么了？”君珂一脸无辜，“挺黄挺暴力，跟放电影似的。”

……

睡眠不好的君珂带着一股怒气，直接寻去了图力的帐篷，用最简洁利落的方式，向未来的草原大王“借”五千奴隶。

图力自然不肯。君珂懒得和他多说，一个响指，么鸡蹿进马栏，仰头便要大吼。

“别！”图力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捂住么鸡的大嘴巴。战事连绵，马匹是草原骑兵的重中之重，这要给么鸡一嗓子吼得屁滚尿流，保不准明天他就得被天授王军追杀出草原。

五千奴隶到手，君珂假惺惺地打了个借条。图力立在她背后，看她低头写字。日光浅浅映照，她眼下有淡淡阴影，未添憔悴之色，反增了几分娇弱灵秀的风致。

图力的眼神有点飘，恍惚里又看见那个张臂迎风、一脸茫然地走向河边的少女，夜风掠起她的发，她苍白高贵如神祇。

图力的母亲有一半西鄂血统，长相更接近汉人，他也更喜欢大燕、西鄂和尧国的那些女子，娇俏、温软、精致、玲珑，就如眼前，她微微倾身，一截脖颈玉般雪白，像中原最珍贵细腻的美人觚，盈盈的曲线，比浪花还要活泼，落在眼底，便激荡到了心底。

她是尧国皇后，她该在辉煌深宫里享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图力忽然心中一热。“君……统领，”犹豫半天，图力还是用了老称呼，“您怎么会在这里？您不是应该在尧国吗？难道……”他眼睛亮了亮。

君珂古怪地看了他一眼，心想姑娘我逃婚跑路你兴奋什么，“和你有关系吗？”

“呃……”图力被她问得一愣。半晌，他咬咬牙，上前一步，低低道：“统领大人，不管你因为什么离开尧国，但如今你在草原。你再次回来……是因为喜欢草原吗？”

君珂更古怪地瞅着他，没有答话。图力心中一热，激动地上前一步，欲捧她的手，“君姑娘，你……愿意留下来，去尝试喜欢草原上的人吗？”

啪。一秒钟后，君姑娘的回答响遍草原：“香蕉你个巴拉！”

一刻钟后，图力王子的手下们艰难地将王子从地里挖了出来。可怜的图力王子被某个因为心情不好且下手不知轻重的女人，给一巴掌拍进地里三分之一……

一个时辰后，君珂带着她“借”来的五千奴隶，浩浩荡荡开往云雷高原，空留图力王子痴痴站在高冈，遥望伊人背影，拼命掸着泥土……

四个时辰后，半夜，图力的帐篷里忽然发出一声巨响。护卫们冲进去查看，

只见图力被倒吊在帐篷顶上，扒得精赤，某宝贝上系着块秤砣……图力憋得小脸发紫，险些玩完。

护卫们慌忙把王子解下来时，发现秤砣之下，还系了张飘飘荡荡的纸条，上书：

“床前明月光，图力蛋一双。敢撬咱墙脚？割了去做汤！”

……

床前明月光，照亮大摇大摆进入云雷高原的君珂，也照亮了尧国皇宫的深深殿宇。

夜深，帝皇犹未眠。御书房灯火荧荧，侍候的宫人来去无声。在御书房侍候的太监宫女都是三班制，轮流休息，全天候不脱岗，因为陛下常在御书房就寝，或直接熬通宵。

尧国宫人们都在惊叹，这位帝王当真勤政，史上难见，但这样夙夜匪懈，恐怕铁打的筋骨也熬不住。有宫人算过，一个月内，陛下睡觉的时辰加起来不超过五天。

书房里的奏章堆积如山，几个值夜大臣坐在小桌上飞快地写着节略，以方便陛下快速阅览。有人手写酸了，也只敢悄悄地揉一揉，还要小心地瞥一眼座上始终没抬头的陛下。

灯光在纳兰述脸上投下淡淡暗影，遮掩了他眼下的暗青之色。男子抿紧了唇，没有表情，奏章流水般从指尖经过，偶尔停下手揉揉眉心，才露出一丝疲态。

流光飞逝，逝者如斯夫。纳兰述从未觉得时辰这般不够用过，堆积如山的国事，欲待重整的山河，此刻都摆在了他的面前，他要用抚琴一般的细致和耐心，拨弦于天下，等待奏一首汪洋之曲。只是，他想将这曲子，奏得更快些、更早些。

没有人明白，明明可以按部就班、徐图渐进地做事，这位新帝为何如此心急，恨不得变出三头六臂，将所有事一夜做完，为此不惜耗费精力，煎熬身体。

老臣们欣喜陛下勤政，尧国必能中兴，但也忧心如此勤政是否会损伤龙体，因而多次殷殷规劝。纳兰述却始终笑而不答。

有些解释需放在心底，说给人听，便觉廉价。他忙碌，好让事务塞满空荡的心，不必因想起她来便撕心裂肺。他忙碌，是想早点将尧国事务理顺，早点将政权紧抓在手，早点开始自己的计划。当他将一切掌握在手，她是不是就会回来？

登基之日，她的突然离去，让他明白何谓痛彻肺腑。当他坐在四面不靠的龙座之上，听百官山呼舞拜，却寻不着想见的人影时，便忽然明白了那四个字：“孤家寡人”。

如此深切的领悟，让他充满迷茫和愤怒的心豁然开朗，也隐约明白了她离去的真正原因。这衮衮凤冠，泱泱后宫，原来，从不是她想要的。

他握住权柄，却还未握紧江山。他空出的那只手，有太多东西要攫取，以至于她不得不提前滑脱，好让他自如抓握。纳兰述闭上眼，仿佛这样才能抵御那突然袭

来的绞痛。

臣子们小心地低下头去，以为陛下又在忧心皇后的病情。据说皇后因病重缺席登基大典，陛下以“为她祈福”为由，拒绝了登基后例行的选秀，也拒绝了众大臣的提亲。大臣们便捺住性子等着。皇后病重，那拖不了多久吧？等后位一空，陛下又怎能拒绝选秀？

有轻微的脚步声向书房靠近。门开了，一个白衣卫士悄步而入，大臣们立即搁笔退开。半夜尧羽卫来送消息，陛下就会令所有人离开，不得打扰。对此，他们已经习惯了。

纳兰述在灯下展开尧羽卫递来的纸卷，细读君珂今日情况。他唇角微微勾起笑意，心想图力遇上那丫头真是倒霉，么鸡越来越没个性，尧羽卫越来越流氓，红砚倒是转好了。

忽然，纳兰述眉头挑了挑，他看见了最后那一巴掌的描述，倒抽了一口凉气。

暴力啊……纳兰述托着下巴，心想她若也给自己这么一掌，他是该一个“天王托塔”托住，还是一个“坐地莲花”抱住呢？陛下想了半晌，哧哧笑了，笑得有点……荡漾。

纳兰述将纸条看完，就火烧了，打开身后密柜，取出一轴画卷，在桌上铺开。画上已有落笔，一片起伏线条，像女人的云鬓。他提笔，在“云鬓”下又添了一条柔和的弧线。

那是他亲笔描画的，属于君珂的半边侧脸。每收到一条她的消息，他便添上一笔，如今刚画到脸部。纳兰述将画纸小心吹干，仔细凝视半晌，原样收起。

灯光下，他微偏的侧脸瘦了些，目光却沉淀晶莹，柔和氤氲。

小珂，等我画完这幅画，你一定要回来。



第二章 两地书

一行长长的队伍行在北地的草原上，远远望去，迤迤如长蛇阵。

五千名奴隶都骑了马，这是图力的馈赠。在草原上，马匹不算什么，随便一个

中等部落也能拿出几千上万匹。武器却是短缺，草原矿产缺乏，铁器向来金贵。也正因如此，周围的尧国和西鄂才依靠控制铁器出产，来避免桀骜的草原部落侵入边界。

君珂要走五千奴隶，一方面是因为她需要，另一方面是她觉得图力现在的气焰已隐隐有点超越天授大王的味道——这太快了，不符合她和纳兰述当初定下的草原掌控计划，所以她干脆出手压一压，将两方的角力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

“我不要你们跟随我终生。”这是君珂对她的奴隶们说的第一句话，“我只要你们忠诚地跟随我一段时间，最多不过几年。”她挥挥手，“之后，我会给你们自由。”

奴隶们惊讶得难以置信。按照草原的规矩，败落的部落永无翻身之日，世代为奴。

“我只要你们记住‘三个凡是’。”君珂伸出三根手指，“凡是主人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凡是主人做的事，都是英明的；凡是出现疑问，答案从前两条找。记住了吗？”

“记住了！”

“哦。”君珂懒洋洋从马上爬下，打了个哈欠，进车里睡觉，她最近总觉得困倦。

奴隶们的情绪刚被调动起来，转眼又被晾一边了，不由站在原地面面相觑。

红砚叹了口气，扶额。五千人吃喝拉撒呢，难道要她操心？

“后面的！”她运足中气，对着老天喊，“我知道你们在，别鬼鬼祟祟装不在了。这些人交给你们了，要求不高，别饿死就行。”说完她拍拍屁股，跟着钻进了大车里。

奴隶们傻了。这算什么事儿？对老天喊一嗓子，老天就会降下奶酪来吗？

啪！过了一阵子，一个巨大的布袋从天而降，袋口没扎紧，骨碌碌滚出很多……奶饼。

奴隶们震惊了，沸腾了，欢欣鼓舞了！咱们的新主人，果然是神灵降世！

蹲在后面野地里的尧羽卫哭了。在尧国人人尊敬的尧羽卫，一转眼就沦落成蛮荒之地见不得人的后勤火头军……

见了食物，奴隶扑上去就抢。忽然人影一闪，啪啪连打在那些伸得最快的手上，引起一串哎哟惨叫。被打的人都慌忙把手缩了回去，抬头一看，面前多了位铁面灰衣人。

“主子还没下令开饭，谁给你们权力动手？”那人冷冷看了四周一圈，桀骜的草原奴隶遇上那样铁般冷硬的目光，也不由得缩了缩。

“你、你、你……”那铁面人飞快地点过几个人，都是刚才最先奔出来抢东西的，也不知他是怎么将人都看清楚的，“出来。”他木然道，“违背军令，一人十板子。”

“你们先前又没说不可以抢……”立即有人抗议。

“二十板子。”铁面人道，“一边打，一边背三个凡是。”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想打我，就先摔倒我！”

啪。铁面人踩着开口那家伙的脑袋，环顾四周。

“三十板子。”他道，“还有谁来？”

没人说话。奴隶们乖乖地趴了下去，由铁面人指派的另外一些奴隶执刑，一边打一边大声背“三个凡是”。

红砚从车里探出头来，“丑福，你来啦。”戴着铁面的丑福声音低沉，“嗯。”

车帘一掀，露出君珂的脸，微带点笑意，却没说话。丑福伤好后，一直跟到了尧国，他心结已解，恢复得很快。在君珂走前，他带领四万鲁南军扫荡了华昌王的残余势力，并追捕逃走的尧国旧帝。君珂原以为他会留在尧国朝廷供职，没想到他竟追了过来。

“我向陛下递了辞呈。”丑福说得平淡，“我的命，从来都是你的。”

“纳兰述没留你？”

“陛下要我照顾好你。”

君珂沉默，轻轻放下窗帘。丑福是良将，纳兰现在急需人才，然而他还是将丑福放了出来。他一定认为，她身边武有丑福，女伴有红砚，爱宠有么鸡，最重要最熟悉的都在身侧，当可聊慰别离寂寞。

可是……君珂闭上眼睛，靠在车身上，伸指在空中虚画，一撇一捺，一点一捺，都是他的轮廓。纳兰，没有你，我永觉寂寞。

窗外传来啪啪的打板子的声音和丑福的声音，“完毕！打完的，给我站起来！”

一阵响动。随即，丑福的声音多了淡淡嘉勉，“从今天开始，五千人分成十小队，每队五百人。刚才打完板子的，都升为小队长，负责统带五百人。一切事务由你们负责，手下犯了错误的，你们有权打板子，和刚才你们被打一样狠。但如果你们打错了板子，你们也会被我打双倍的板子，明白了吗？”

“……”

“明白了吗？！”

“明白了！”一阵暴吼，挨打的那些人声音尤其响。

君珂笑了笑。丑福到得真及时，起码这五千奴隶的训练整编不用她费心了。

丑福本就是当初陪她一手打造云雷军的亲信，训练很有一套。今天最快抢食物的，明显就是部落里最强壮、最凶悍的那批人。丑福先把他们拎出来打一顿，打掉他们的气焰，再给颗糖果，将他们升做小队长，用他们的武力镇压其余奴隶。这些挨过板子的人，自然从此知道如何管理手下。最后，丑福把他自己也压上去，作为最强力的约束。

有简单合理的编制，有赏罚分明的制度，有强力有效的管理，最后还有公正严密的监督，这是现代管理的精髓，丑福也学了来。

君珂放下心，顿觉浑身松懈，长长的睫毛慢慢垂下。

她咦了一声，自己又困了？

以她的体质，不该出现这样的困倦。她的冰纹功虽因离开纳兰述而停滞，但她的大光明法已修到五层，四层之上就是另一个台阶，她正努力将大光明法修炼得更强，好早点蚕食掉沈梦沉的内力，省得因为同脉之体，总被他所制。

但沈梦沉的内力实在古怪，虽被大光明法挤压得越来越薄，却始终粘附不去。君珂实在担心，怕这辈子她都没法将那看起来很好对付的东西，从身体里完全摘去。

君珂思考了一阵子，眼皮又垂了下来。她最近很懒，非常懒。

吃饭时，她才从马车上爬下来。

外面支起了十余口大锅，热气腾腾地翻滚着牛骨头熬干菜，奴隶们兴奋地围着一口大锅。君珂被他们的兴奋感染，也想过去一起同乐，不想还没靠近大锅，就被腥膻气冲得后退。她讶异地捂着鼻子，心想以前没觉得味道这么受不了啊。

“主子你最近胃口不好，那就别吃油腻腻的了。”红砚端了一个小锅过来，还拿了两个碗，“我煮了点粥。”

君珂正想吃口清淡的，忙欢喜地接过来，就着马车上拉开的桌案，很自然地给自己盛出一碗，随即又盛了一碗，放在对面，道：“纳兰，你的。”

早已习惯和她一起吃饭的红砚，正坐过来准备接那碗粥，闻言一愣。

君珂端碗的手一僵。红砚脸色尴尬。

君珂将碗向前推了推，干笑道：“说错了，你吃，你吃。”红砚勉强笑了笑，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

君珂闹了这么个乌龙，有点不好意思，埋头吃粥。红砚端来几碟小菜，嫩黄的姜芽，鲜红的腐乳，雪白的萝卜条儿，色泽清亮，令人一看便胃口大开。

君珂眼睛亮了亮，“这荒郊野岭的，你哪儿来的小菜？”

“出尧国时，在一家客栈的厨房里买的。”红砚取出一个小瓷碟，将几样小菜